

“我们企业肯定不会搬。”几年前,时任上海电站设备辅机厂党委书记的高志跃这样认为,老员工孙建平也笃定地相信。理由很充分。

“你看这个杨浦大桥,杨浦大桥原先是(计划)从我们厂里通过的,就因为我们企业重要,杨浦大桥特地偏了个八度的角,从另外一个地方过去,让我们这个企业保留。”高志跃指着会议室窗外的大桥说。

但2018年12月29日,作为杨树浦路工业生产线上最后的坚守者,上海电站设备辅机厂(西厂)正式搬离。

这一变迁的背景是上海市2002年开启的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还江于民”,让滨江岸线切实成为百姓可以亲近的公共空间。2017年12月31日,黄浦江两岸从杨浦大桥至徐浦大桥45公里岸线公共空间宣告贯通。2018年底,杨浦区把贯通岸线向东延伸到定海桥,2.7公里岸线实现结构性贯通,并计划于今年国庆完成空间景观对市民开放。

作为创造了许多中国工业的“第一”、近代上海起步最早,规模最大工业区的杨树浦,工厂的搬离意味着这里将成为真正的“工业锈带”。但若放眼整个滨江百年生命线,这一次的告别,只能算一个“中点”——作为工业生产角色告一段落,而作为“城市会客厅”的角色已迈开步伐。

杨浦区建管委主任、区浦江办常务副主任刘安说,城市的有机生长是客观必然的,城市有机更新会消融一些东西,改变一些东西,但城市的文脉历史应设法留存,成为城市更新过程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告别

搬迁的传言,厂里有过几次,每次都不了了之。大家都觉得不会搬的原因:一是工厂承担国家重点军工任务,属于装备制造业中的核心骨干企业;二是厂里态度也“明确”,2000年厂里为安定人心,甚至重整围墙、加宽厂房、维修道路,还建造了9层的办公大楼。

而最明显却很少说出口的一种情感是——杨树浦是“近代上海工业的摇篮”,难道就从这里离开了?

“杨树浦可是一部活的上海工业发展史!”有人在朋友圈写道。

百年一瞬。杨树浦,初为河流名,后为路名、区片名。从19世纪末期还是地广人稀的荒野乡村,到1899年被并入公共租界、外商相继涌入,几十年间,杨树浦成为上海外资企业最集中、数量最多的地区。辅机厂的前身——慎昌洋行,正是在1921年于杨树浦起步的。

新中国成立后,杨树浦飞速发展,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为辉煌,杨树浦发电厂、上海自来水厂、杨树浦煤气厂、上海船厂、申新五六七棉纺厂、天章造纸厂、中国肥皂公司、正广和汽水厂、上海第四制药厂……最多的时候,不同门类的工业企业三百多家聚集于此,形成近代中国工业的先行区。

“杨浦滨江区别于其他地区,比如虹口、徐汇、浦东,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工业厂房非常连续,一个接一个。”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参与贯通工程的设计师柳亦春强调了这种“连续性”“成街区性”的特点。

74岁的季晓芸是老杨浦。中学时,她曾在上海锅炉厂、国棉十七厂勤工俭学,后在上海铁丝厂工作。1972年婚后,她住进杨树浦路边的小区,爱人在路对面的天章造纸厂工作,“上班铃响了走过去都要得及”。

窗外,是属于杨树浦路的早晨:工人们骑车的,走路的,熙熙攘攘;厂区门口,有些以白班为主的,工人们轻轻松松在门口打招呼,而有些纺织厂日夜不休三班倒,女工们多半都神情紧张、三步并作两步跨进工厂。

上世纪80年代初,孙建平还住在市区,每天坐公交车上班,车子太挤,公交公司会在大的站点配几位员工,帮助乘客往车上推,“好了之后敲敲门,(意思)驾驶员可以开车了”。

“我们这代人的青春是在工厂里的。”孙建平说,1980年,他出了高中校门,考入上海技工学校,学习两年,一半时间在校上课,一半时间在电站辅机厂锻工车间工作,后正式进入辅机厂工作至今,现任辅机厂基建装备部部长。

他是位内敛的干部,有典型的工人气质,讲什么都简单扼要,唯独回忆和爱人史萍的初次邂逅,才多了些许画面感。

1980年9月27日,他去上海技工学校报到,乘车时,一位抱着小孩的女士上了车,孙建平站在车厢后部,瞥见一个女孩起身让座,等他到学校坐下后,一个女孩进来了。“不就是前面让座的那个女孩吗?原来她是同学!”

孙建平说:“那时我们读技校,大家都很团结。我们游泳,到淀山湖去,大家就说好,半夜骑自行车从厂里出发,带着啤酒什么的,一路高歌。”

上海电站辅机厂采用的是3年学徒制度。孙建平说,在技校的半工半读期间,老工人就会自己挑选徒弟。

王智敏1968年9月进厂,到现在都记得当年“认师”的曲折。“大家站在篮球场上等自己的师父来领,我在被剥下来4.5个人当中。后来才知道,师父之前不愿意认我,是因为看到我头发卷,觉得我可能生活作风比较浮,3,4天后,看到我

最后的重工车间

——杨浦滨江贯通工程背后

■本报记者 王潇



从澡堂出来头发还是这样,才把我认去了。”

史萍说,人们今天反复说的“工匠精神”,在当年上海的工人中是一种普遍存在。

王智敏所在的是铸造车间,一般是白天生产铸件后,老工人在晚上来浇铁水、浇钢板,如果在家想到哪一个螺丝可能没拧紧,也会特地晚上跑来。王智敏说,当时工人之间比的是“我明天要比今天做得好,后天还要做得更好,千万不能出次品,千万不能出废品”。

在设计师柳亦春的眼里,这些属于上海的工业文明。而杨浦滨江贯通工程的一项重要目的,正是“要把这种工业文明的物质载体保留下来,作为一个新的城市空间,变成这个城市新的有机组成部分”。

2018年12月28日晚,最后一辆搬迁的班车里,有人扭头看窗外的工厂大门,脸分明抽动了。但谁也没有说话。2018年12月29日,杨树浦路1900号的辅机厂西厂,最大的主车间不再隆隆作响。

碰撞

厂区是分阶段交付的。生产线迁往临港新城,研发和经营部门留在杨浦。

2018年6月27日,史萍给一幢楼拍了3张照片。那是工厂三号楼,她工作了十年的办公楼。

第一张是上午,楼还是原貌;第二张是下午,办公楼被拆了一半;第三张是晚上,办公楼夷为平地,从空地上可看到对面的东方明珠。

她发了朋友圈,照片博得了比往常多许多倍的点赞量和评论数。

评论分两类,一类是不舍,另一类则是惊喜——“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浦东最亮丽的那一块”。

史萍觉得,这是一种复杂的心态,一种新与旧的碰撞。身处的脚下,是百年前起步的工业区,厚重,沧桑;而眺望到的那一边,经历了开发开放,绽放着耀眼光芒。

杨树浦的好时光是从1985年左右开始走下坡路的。当时面临的问题包括原有产业档次偏低,经济效益下降;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工业污染严重,能耗过高等。

季晓芸记得,不少工厂“关、停、并、转”之后,杨树浦路上原本熙熙攘攘的下班“大军”消失了。而这种宁静,是令人感到酸楚的。不少家庭夫妻双双下岗,生活压力陡增。

1992年后,杨浦区境内市属企业的调整力度逐步加大。

全区工业企业从1200家锐减至200家,产业工人由60万人减少至6万人。上海80万名职工下岗,杨浦占了近60万人。

随着工厂外迁,杨树浦地区出现衰败景象,破墙开店、违章搭建等杂乱丛生。刘安还记得2012年第一次为贯通工程去滨江考察,沿江的工厂都关闭着,基础设施几乎是空白,仿佛一台沉睡的生锈机器,与快节奏发展的城市格格不入。

在土地收储过程中,除却具体事务性沟通,刘安反复想和企业高层们传达的是,搬迁可以成为工厂转型改革的契机,开发可以共赢。

高志跃说:“我们提的口号是‘不是被动搬迁,而是主动转型’。”

针对搬迁后的辅机厂,他提出几个改变:生产模式要变化,重点要放在科研上;把企业产品逐步向高端产品转变,低附加值的工作通过社会分包出去。史萍作为电站辅机厂人力资源部的老员工,从招聘思路中看得更加明晰——工厂更看重脑力而不是体力了。

新与旧的撞击,存在于滨江的沧桑巨变,存在于工厂转型,更存在于人心。

对于大多数辅机厂基层工人来说,搬迁让出工厂土地的决定是集团下达的。看到滨江南段首先贯通后的巨变,才是不少工人从心底接受搬迁的开始。

孙建平记起去年的一天,厂里组织大家看电影,影院就在已贯通区域的渔人码头(曾经全国第一的上海鱼市场)。孙建平 and 一带老员工沿着江边一路走到电影院,一路回味无穷,就像年轻时一路唱着歌去游泳一样。

那是大家第一次真正欣赏贯通后的杨浦滨江。

有两位在搬迁中即将面临调岗的员工对孙建平说,“岗位没了,也没办法,这是社会发展。”“作为一个上海人,希望上海越来越美,但是美要付出代价。谁叫我们碰到了呢?”

融合

高志跃在搬迁前曾专门去辅机厂东厂那幢有GE公司标志的慎昌洋行车间门口拍了张照片。

他强调这些建筑“非常非常”值得留下。“我们工厂的历史很悠久,所有的厂房钢结构都不是焊接的,是铆钉铆起来的像大白渡桥一样的……”

对于刘安和他的团队来说,如何保住这些工业遗存,是一套系统工程。杨浦滨江南段核心区目前共有保护保留历史建筑24处,66幢,26.2万平方米。

“一幅历史建筑,一个修缮方案,一套修缮策略。”刘安说,“必须要去充分查阅这幢房子的历史档案,然后对照现场的具体情况,所以每一次设计之前我们都要委托第三方,对房屋现状进行勘探、勘察,再委托设计单位分析,且不是一家设计单位,进行比选,吸纳各个方案的长处。”

比选的过程会产生交锋。位于杨浦大桥西侧的永安栈房就是一例。

永安栈房建成于1921年,是一处双子楼。西侧楼除了年久失修,基本保持历史原貌。东侧楼则在1961年划给上海化工厂,后置换成为上海有机新材料工业园的材料成品仓库,再改建为办公楼对外出租,早已面目全非;外立面被刷成了黄色,原有的长条式高窗全被拆除……

有设计师主张“修旧如旧”,认为应该用新式材料把东侧的仓库还原到与西侧相似的程度。

柳亦春则偏向“新与旧的有机融合”。“建筑里的柱子是八角柱,其实也和功能有关系。普通柱子是四角的,扛麻袋运输搬运过程中容易碰坏,所以就吧角削掉,直接变成一个八角柱,这就体现了非常朴素的建造思想,怎么用,就怎么造。”所以他认为在修缮中,“以新用途介入做一些改动,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而即使不属于历史保护建筑,刘安认为,也不能机械地一拆了之。

上海制电厂,前身是1923年的英国利华兄弟公司,留存有很多生产的工艺流程用地,例如沉淀池、设备用房等。讨论方案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全部拆除,因为这些用地都不在历史保护建筑目录;另一种意见是保留并植入新的功能。最后反复讨论,滨江公司选择了植入新功能,未来可能会打造一个制皂博物馆。

作为工科博士,刘安却常常流露出感性的一面。他曾经为了保住一棵树,特地请两位领导出面。“每一个细部都去斟酌、判断,最终选择的方案才能有张力,有新和旧的融合,有建筑 and 环境的融合。”

生长

滨江南段2.8公里开放的那天,刘安又走走了个来回。十几个系统桩,在广场上拼成船头的形状,有人在那里合影;自來水造型的路灯下,有人向同行者解释“灯头是一个四通管,展现工业文明的特色”……

更新迭代是为了充分适应满足城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持续推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但些城市的文脉历史,这些场地特质、场所精神应该设法留存,成为“城市会客厅”的独特元素。

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中,杨浦南段滨江被划入上海的CAZ(Central Activity Zone),即中央活动区,意指比CBD(中央商务区)更有“温度”,更具备“多样性”的核心功能区。

杨浦滨江公司董事长左卫东说:“杨浦滨江是上海市的滨江,杨浦区也是上海市的杨浦区,黄浦江两岸开发建设是整个上海市的黄浦江两岸开发建设,所以我们的眼光、站位一定要从全市角度来看这个区域的发展。”

他认为,若论百年工业历史的文化底蕴、建筑形态,杨浦滨江已经具备独特魅力,但要比照世界级滨水岸边,在软件上还有差距。这个过程中,需要多方参与。

比如更为精细化,更有“温度”的规划和设计。杨浦区规土局局长张汉陵提到,经济发展有变化,规划也要跟着变。“一些社会功能需求不停冒出,比如说共享单车,过去没有,有些地方是不是考虑要设置共享单车的空间,规划需要有一定的弹性。”

后工业时代,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城市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其改造不仅仅是物理空间层面的,更意味着城市治理者与老百姓在理念上的深层互动。

季晓芸认为,滨江开发既然是“还江于民”,居民享受便利后,也要“维护好这个客厅的整洁”。

她每天早晨都带领一支名叫“夕阳红”的拳操队在杨浦滨江打太极拳,她观察到,越来越多团体活动队伍开始舍近求远,也转战到滨江区域。每天活动结束后,她会主动和队员们捡起身边垃圾,若看到有人乱扔,还会上去善意提醒。

去年7月,杨浦大桥西侧2.8公里滨江岸线上新建的4家党建服务站启用,季晓芸去党建服务站做了志愿者。

党建服务站相当于滨江沿岸的驿站,是市民游客共享的公共服务空间,提供急救包、雨伞、洗手间等服务,由社会组织主要负责管理,白领、居民作为志愿者力量补充。

工作中有不少现代化设备操作要学,季晓芸反复操练。工作人员向她道“辛苦”,她笑着回:“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事。”

“滨江最早开发的时候,我就特地跑到马路边上来看,在想以后能开发成什么样子。现在开发成这样,我真的心里好激动。”她感慨。

2019年,高志跃从辅机厂正式退休,担任辅机厂高级顾问。

他期待能在滨江岸线上看到辅机厂的元素。“未来,等我再回来看看我们工厂的时候,我就可以和孙子介绍,这个办公室就是我坐过的地方,是我奋斗过的地方。”

五部法律草案征求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证券法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疫苗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药品管理法修订草案、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二次审议稿、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二次审议稿等5部法律草案,26日晚在网公布,开始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征求意见截至5月25日。

不久前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这5部法律草案。证券法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重点增加了关于科创板注册制的相关规定,同时根据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其他相关制度进行适当修改完善。

疫苗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在突出全过程、全链条监管的同时,在对疫苗研制创新激励、进一步加强预防接种管理、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等方面进行充实。

药品管理法修订草案将药品领域改革成果和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法律,增加了药品管理应当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等基本要求,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各环节的责任,规范网络销售药品行为,进一步加大对药品违法行为处罚力度等。

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二次审议稿,人格权编草案二次审议稿也对一次审议稿作出了进一步修改完善。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揭晓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经第23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审会议评审,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日前决定,授予中铁九桥工程有限公司电焊工特级技师王中美等30人第23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月宫一号”团队等13个青年集体“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同时,共青团中央主办的2019年“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推选活动结果揭晓,最终推选出爱岗敬业、创新创业、勤学上进、扶贫助困、诚实守信、孝老爱亲6类共计120名“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提前50天由安装阶段全面转入调试阶段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启动冷试

据新华社福州4月27日电 27日10时07分,随着现场总指挥一声令下,“华龙一号”全球首堆、中核集团福清核电5号机组一回路水压试验正式启动。这标志着该机组提前50天启动冷态功能试验,由安装阶段全面转入调试阶段。

冷态功能试验是核电厂大型综合专项调试试验,主要目的是验证一回路系统和设备及其辅助管道在高压下的各项性能,并在各个压力平台下进行主系统和辅助系统的相关试验,是对整个反应堆性能的第一次全面考验。

作为我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为60年,反应堆采用177堆芯设计,堆芯采用18个月换料,电厂可利用率高达90%以上,创新性采用“能动和非能动”相结合的安全系统、双层安全壳等技术,在安全性上完全满足国际最高安全标准要求,

这里,有一个特殊的书法培训班,老师在讲台做着演示,台下听课的学员却有着很大的年龄差距,既有老年人,也有刚刚工作的青

实现了先进性和成熟性的统一、安全性和经济性的平衡、能动和非能动的结合,是当前核电市场上接受度最高的三代核电机型之一。

中核集团在建的海内外四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是全球唯一按照进度计划建设的三代压水堆核电项目。目前,海内外“华龙一号”工程建设各节点均按期或提前完成,工程安全和质量处于良好受控状态。示范工程福清核电5、6号机组各项节点均按期或提前实现。

书法老师赵清水说,“本次参加培训的90名学员中,有近30人已经连续上了两期,书法水平有了明显提升,还会带动周围的人一起学书法。”近几年,东乡还专门建立了舒同博物馆、成立舒同书法研究会、送书法特色教材进校园、举办千人同步书活动。

东乡在打响品牌的同时也做了系统规划。早在2011年,东乡就开始规划将周边零散的文化景点串联起来做统一开发。2015年,主打佛教文化和书法文化的佛岭国际公园正式开园,并在去年获得国家4A级景区授牌。目前,东乡正以此为依托,完善配套,进而打造一个文化旅游特色小镇——东乡佛岭国际小镇。整合西隐寺、东乡书法之乡、才子之乡等特色资源,在生态观光基础上,让游客尽可能多接触东乡厚重的文化底蕴,加强景区与生活区联动,实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追踪宇宙大事件“信使”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记者27日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获悉,位于四川省稻城县海拔4000余米处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首批探测器日前已投入科学观测,将探索高能宇宙线起源。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项目首席科学家曹蓂介绍,宇宙线是来自宇宙空间的高能粒子,携带着宇宙起源、天体演化、太阳活动及地球空间环境等重要科学信息,被称为传递宇宙大事件的“信使”。研究宇宙线及其起源是人类探索宇宙的重要途径。

据介绍,项目主体工程于2017年启动,采用边建设边运行的模式。此次投入科学观测的探测器包括由1800个探测器组成的、灵敏面积达22500平方米的一号水切伦科夫探测器阵列,两台广角切伦科夫望远镜,180台电磁粒子探测器和80个缪子探测器。其中,一号阵列的巡天灵敏度比国际上最高灵敏度的同类装置高出30%。整体工程计划于2021年全部建成。

韩国向公众开放游览“非军事区和平之路”

据新华社韩国高城4月27日电(记者 陆睿)韩国政府27日正式向普通民众开放江原道高城郡一带通往朝鲜非军事区的游览体验线路,并将之命名为“非军事区和平之路”。此次开放的两条游览线路均从高城郡统一展望台出发,向北行进抵达金刚山展望台后返回出发地。其中一条线路包括2.7公里的步行路程,另一条线路全程乘车。开放首日,共有200名韩国游客分两批进行游览。

这是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以来,韩国政府首次向普通民众开放非军事区内部分道路用于观光游览。据悉,韩国政府计划分别在高城、铁原、坡州三地开设通往非军事区的“和平之路”。



扫码看视频